

宝莲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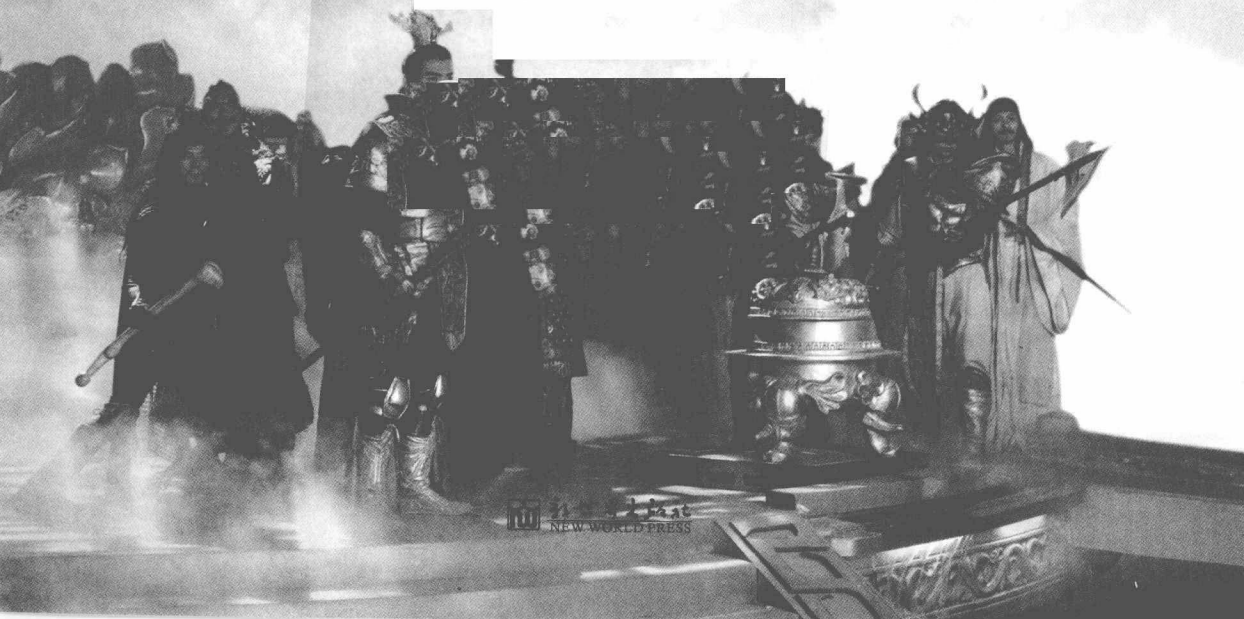
传诵千年的民间神话经典 曲折非凡的劈山救母传奇
天条不容更改，真情弥足珍贵，二者之间，如何抉择？

九年 原著
玉壶冰 改编



宝莲灯

九年
玉壶冰
原著
改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莲灯/九年原著;玉壶冰改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104-0560-0

I. 宝… II. ①九…②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158 号

宝莲灯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原 著:九 年

改 编:玉壶冰

责任编辑:陈黎明

封面设计:博雅坊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责任印刷: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2.2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560-0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目 录

思亲娘沉香闯阴界	1
追神灯姨母揭身世	13
难守法真君露真情	24
斗邪神众花仙殒命	34
同历险小玉伴沉香	44
设迷局大闹水底洞	54
玉帝怒沉香急生智	64
破三关慈母勉娇儿	74
拜师父情义难两全	85
聪明误假意化真情	96
失灯芯宝莲灭光华	108
上峨眉孙悟空拒徒	119
获赦免沉香苦拜师	130
偷练功小玉济苍生	141
吃仙丹妖女灭妖僧	151
华山震哮天犬卖主	161
贪杯盏假玉帝传旨	175
闹地府天庭怒发兵	185
巧设套哪吒败杨戩	197
仇难消有情人反目	210
红烛冷痴情下黄泉	222



天无情讨伐积雷山	235
迷心智无欲心自由	247
天王出王母下杀手	258
心激愤三上九重天	271
万念灭辛苦赴东流	284
救师父故地再修行	296
闹天宫下界找神斧	309
神斧崖舍身暖三界	321
华山开真情感天地	333



思亲娘沉香闯阴界

群山拥翠的环抱之中，一抹粉红。近看片片花瓣娇艳欲滴，远看阵阵粉雾迷离人眼，好一处人间仙境。远处缓缓地传来几声浅吟低唱，循声而去，在翠林花海中有一座茅屋。

屋外，三圣母抱着小沉香，轻轻哼着童谣，目光中充满慈爱。刘彦昌拥着三圣母，深情地望着她，又慈爱地看看她怀中的小沉香：“真希望我们能永远像此时此刻一样。”三圣母依偎在他的肩头温柔地回答：“是啊，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微风吹过，片片花瓣飘落在三人身上。

突然，沉香大哭，地上的宝莲灯闪烁起红光。三圣母看到宝莲灯，怔了一下，抬头朝天上望去。一团乌云正在吞噬晴朗的天空。霎时间，黑云压境，电闪雷鸣。云层中二郎神率领哮天犬、梅山兄弟等天兵天将，穿过云层，杀将过来。

三圣母惊呼“不好”，施法让沉香睡着，然后将沉香交给刘彦昌，让他带着沉香进屋。“不论发生什么，千万不要回头，好好把孩子养大成人。”说罢，绝然地向那片乌云而去。刘彦昌接过沉香，撕心裂肺地叫着：“娘子，娘子……”眼见着黑云把爱妻吞噬，他看看沉香，无奈朝茅屋跑去。

杀气腾腾的梅山兄弟等人从天而降，围住三圣母。二郎神和哮天犬的身形停在半空。二郎神大声呵斥：“三妹，你私自和一个凡人成亲，已经犯下了天条，还不随我上天接受惩罚？”三圣母跪在地上恳切地哀求二哥放过自己一家。二郎神答道：“我已经不是你二哥了！”命众天兵天将三圣母拿下。梅山兄弟等天兵天将冲了上来。三圣母收起眼泪，忽然擎起宝莲灯。一团光华反射出去，众天兵天将被弹了出去。“既然二哥无情，就不要





怪妹妹无礼了。”

二郎神看见宝莲灯愣了一下，这时茅屋里传出沉香的一声啼哭。二郎神望了茅屋一眼。哮天犬低声说：“难道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二郎神顿时恼羞成怒，命令杀了那个孩子。他睁开天眼，一道白光射向茅屋。三圣母大惊：“不要……”抛出宝莲灯。

茅屋被二郎神的白光击中，轰然炸开。只见刘彦昌抱着沉香，缩在一片残垣瓦砾之中，宝莲灯在二人头顶上方放射出一团光芒将他们罩住，保护他们的安全。二郎神一击不成，大怒，又射出两道光芒，再次被宝莲灯的光芒击退。二郎神的天眼中流出了鲜血。

伤不了刘彦昌父子俩，二郎神忽然挥起兵器，朝三圣母打了过去。三圣母早已被众天兵天将拦住，没有了宝莲灯的保护，被打倒在地。她深情地朝刘彦昌和沉香望去，忽然伸手朝宝莲灯一指，只见宝莲灯护送着刘彦昌父子，飞了出去。刘彦昌望着爱妻受苦，自己却无力搭救，绝望中一遍遍喊着三圣母的名字……

追赶刘彦昌的天兵天将接触到宝莲灯的光芒就被击退。三圣母欲飞身追去，却被二郎神拦住，二人打了起来。眼看追不回刘彦昌父子，二郎神怒火中烧，大喝一声：“山崩地裂……”一掌打在地上，地面豁然裂开一个巨大的缝隙，山石纷纷滚落下去，三圣母抵挡不住，被打倒在地，落入缝隙中。整座山震颤起来，山峰倒塌，山石乱飞。

刘彦昌和沉香在宝莲灯的保护下越来越远。不断有倒塌的山石朝他们砸来，险象环生。刘彦昌紧紧护住沉香，不停回头朝三圣母的方向望去。远处传来三圣母的声音：“彦昌，你一定要将沉香抚养成人，让他平平安安地做一世凡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告诉他身世。”

花开花谢十六载，日子平静如水。

旭日东升，刘记灯笼铺外，放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灯笼，招牌上写着一个“刘”字。



刘彦昌进屋，见沉香仍躺在床上大睡，大怒：“太阳多高了你还睡？快起来念书去。起来！”沉香咕啾了一声，用被子蒙住头，翻了个身继续睡。刘彦昌从沉香枕头下面抽出一根藤条，在被子上抽打了两下，而后挑起被子：“起来！”沉香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了藤条，吃了一惊，猛地坐了起来，心想：“我昨晚藏起来了，他怎么找到的？”顿时睡意全消，匆忙地抓着衣服窜下了床。

刘家村学堂内学生们摇头晃脑地念着《关雎》，崔先生坐在书桌后面，闭着眼睛默念。坐在最后一排的沉香则撕着纸，团着小纸球，朝窗棂外面的马蜂窝弹去，弹了几下都没有弹中。沉香突然感觉读书声渐渐弱了下来，扭头一看，先生已经站在身边望着自己了。他忙站了起来。崔先生问道：“你会背了，是吗？”沉香支支吾吾。崔先生接着说：“背来听听。”沉香硬着头皮背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边背，一边朝先生身后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崔先生突然转过身去，只见身后正有一个学生举着书本给沉香看。举书本的柱子来不及躲闪，嬉皮笑脸地忙放下了书本。沉香顿时结巴了起来，“参差……左右……上下……”沉香和柱子挨了一顿板子。

灯笼铺内，沉香又挨罚了。刘彦昌罚他糊一百个灯笼，有一个不合格就不许吃饭。沉香满脸怨气地糊着灯笼，可是一个时辰过去了才糊好了六七个，而且好几个灯笼都露着缝隙。“一百个灯笼，我得糊到什么时候呀？”不想，刘彦昌沉着脸走了进来，拿起一个灯笼看了看：“这就是你糊的灯笼？重新糊！一点小缝隙就能把蜡烛吹灭，我挑出来一个就撕一个。”说着就把那几个没有糊严实的灯笼全撕了。沉香看着被撕坏的灯笼，心里委屈，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他忿忿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无奈只好又开始糊灯笼。糊着糊着，他又气又累，不知不觉滑到床上，睡着了。

梦境里，沉香伸手朝灯笼架一指，灯笼皮立即自动裹到了灯笼架子上，一只灯笼就糊好了。他又朝另一个灯笼架一指，那个灯笼也自动地糊上了。沉香高兴极了，笑出了声，结果把自己笑醒了。睁开眼，看着昏黄的烛





光，沉香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唉，原来只是个梦啊。”沉香想想父亲恼怒的表情，叹着气，不情愿地拿起了灯笼纸。突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床边、木桌下、墙角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就跟他梦里的情形一样。沉香揉了揉眼睛，拿过那个灯笼看了看，思忖着，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得龇牙咧嘴。沉香虽然感到奇怪极了，但是也想不出原因，索性倒头美美地睡一觉。

第二天一早，刘彦昌推门进来一看，惊得目瞪口呆。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沉香，儿子显得精神得很，不像是一夜未睡的模样。“你是怎么做到的？”沉香看看父亲阴沉的脸，低下了头，吞吞吐吐地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糊好的。”刘彦昌大怒：“不说实话，就再糊一百个灯笼。”沉香哀求父亲：“我真的没有说谎。真的不是我糊的。我做梦梦见灯笼自己糊好了，结果醒来一看，真的就糊好了。”沉香一怔，“爹，我想到了，是……是不是有鬼啊？”刘彦昌思忖着，说道：“沉香，白天我跟你说的话虽然有些重，但我是要你成为一个能站得住的人。好了，我给你煮了鸡，先吃饭吧。”

沉香饿了一晚上，腹中空空如也，见到饭菜就狼吞虎咽起来。可是他刚吃了两口，刘彦昌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沉香忙起身给父亲捶背。吃完饭，沉香让父亲进屋好生歇着，自己端着碗筷走进了厨房。在厨房里，他又想起了昨晚的怪事，不禁神情紧张起来。沉香哆哆嗦嗦地把碗放进锅里，倒进水，开始洗碗，一边洗还一边紧张地四处张望。忽然手中的碗没有拿紧，掉了下去。沉香忙下意识地伸手去接。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只碗在即将落地的时候，忽然停住了。沉香怔了一下，手忙缩了回来。碗立即掉在了地上。沉香吓坏了，一动也不敢动，同时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查看周围的动静。见没有动静，悄悄俯身去捡那只碗，手还没有够到碗，那只碗就自动跑到了沉香的手中。沉香大惊，大叫一声，丢掉了碗，倒退着就往外跑去，慌乱中也没有看到门的位置，直朝着墙壁撞去，眼看撞上了，竟然穿墙而出。沉香从厨房墙壁出来，停下回头看了一眼，赶紧打量起自己，竟然毫发无伤，甚至连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大叫：“有鬼呀……”刚想喊父亲，可是



想到父亲旧疾复发，不好打扰，刚要出口的叫声又收了回来。

沉香一边喘气一边思忖着：“灯笼根据我的意志自动糊好；碗掉了下去，我伸手去接，碗停住了；伸手去够碗，碗自动跑到我手中；我竟然还能穿墙而过。”沉香心惊胆战地把一幕幕仔细回忆，“就算是鬼，也不能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我想做什么，就做成了呢？就算是鬼，也一定是没有恶意吧？”这么想着，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他大着胆子走回了屋，在门口又停住。“让我再试试。”沉香大着胆子，望着门，鼓了鼓勇气，闭上眼睛朝门走去。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自己已经到了屋里，而门还关得好好的。沉香露出高兴而狐疑的神色，目光再次落在灯笼架上。他默想着，只见一个灯笼架脱离出来，一张灯笼纸自动飞过来卷住了灯笼架，糊好了一个灯笼。沉香满脸惊喜。满屋子灯笼架、灯笼纸上下翻飞，一百个各种样式的灯笼被糊好，整齐地摆放在一起。沉香又朝桌子上的茶壶茶杯望去，茶杯自动翻过来，茶壶自动在杯子里倒上水。沉香伸出手，茶杯慢慢飘到沉香的手中。沉香喝了一口水，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起来。他还是有些不相信，拧了自己一下，疼得龇牙咧嘴。

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沉香思忖了一下，忙钻进了自己的被窝里。刘彦昌开门走了进来，插上门闩。但他刚转过身，门闩自动被拉开，门打开了。刘彦昌听到动静，怔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又重新插上门闩。刚一转身，门闩又被拉开，门再次被打开。刘彦昌大惊，再次关上，并且拿过来一张椅子顶住门。沉香却在被窝里捂着嘴窃笑。刘彦昌这时看到了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灯笼：“你怎么糊得这么快？”

突然自己床上的被子自动掀开了。刘彦昌怔了一下，环视着房间。顶着门的椅子自动挪开了，门再次被打开。刘彦昌抄起藤条走到了门口，对着外面大喊了起来：“不管你是孤魂野鬼还是妖魔鬼怪，有种就来找我刘彦昌，别吓唬孩子！”沉香神秘兮兮地说：“我跟您说有鬼，您还不信。”沉香见爹爹真的被吓住了，咯咯笑了起来，“爹，没有鬼，我逗您玩呢。您看，是我让门自己关上的。”接着又给父亲示范了一下，“反正我想干什么，只要我心里一想，他就





自己办好了。”刘彦昌沉吟着点了点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仔细叮嘱沉香：“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沉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等沉香躺在床上熟睡着，刘彦昌起身走到沉香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睡梦中的笑容。然后一个人走到院子里，点起了一个形状和宝莲灯很像的天灯，天灯的灯罩上写着“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八个字。

刘彦昌久久地凝视着天灯，天灯寄托着无限的哀思和希望：“三圣母，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平平安安地做一世凡人，可我没想到他会有法力，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他知道了真相之后，还能像一个普通凡人那样活着吗？他会不会又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嚷嚷着要找娘？……三圣母，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吗，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天灯，如果你还记得这句话，就托个梦给我，告诉我该怎么办，行吗？”刘彦昌松了手，望着天灯慢慢飘向半空。他依次又点了几个天灯，每个天灯的形状都和宝莲灯很像。刘彦昌仰望着漫天飘起的天灯，目光无限哀伤。

天灯越飞越高，穿过片片云层，直飘上天界，在硕大月亮的背景中上升着，落在了真君神殿院内二郎神的视线里。二郎神握紧手中的一个耳环，天眼中射出一道光芒，击碎了天灯，随后直奔广寒宫而来。广寒宫内，残缺的玉树前，嫦娥正诧异地看着徐徐而升的天灯，见二郎神驾云而来。二郎神看到嫦娥，表情有些不自然。嫦娥开口问道：“这个天灯和三圣母的宝莲灯很像啊。对了，三圣母近来还好吗？”二郎神躲避着嫦娥的目光：“还好……三妹还让我代为问候仙子。”嫦娥微微一笑：“如果见到她，让她来广寒宫坐坐。”说罢，转身而去。二郎神望着嫦娥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掌心中的耳环。

刘家村学堂内可热闹了起来。沉香趁先生不在，被一群学生围在中间变着戏法。什么书本自动翻页啦，文章倒背如流啦，把一群小伙伴惊得呼



声四起。沉香兴起，要露一露穿墙的功夫了。其他孩子都瞪大了眼睛，只见沉香起身，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个架式，然后一下子朝墙跑去，结果脑袋砰地一声撞在墙上，“哎呀”了一声，只觉天旋地转起来，踉跄了几步，坐在了地上。学生们哄笑了起来。沉香不相信，赌气退到十丈开外，深吸了一口气，朝学堂的墙上跑了过去，一脑袋撞在墙上，跌倒在地，晕过去了。学生们吃了一惊，柱子忙跑过去托起了沉香的脑袋，沉香满脸鲜血。柱子赶忙去叫先生和沉香的父亲。

众孩童慌乱之中，一个白衣秀士出现在众人身后，他的身边还跟着一条狗。“让我看看。”秀士走进众人中，伸手在众人眼前一划。一道白光闪过，学生们激灵了一下，已经失去了记忆。而秀士和沉香都已经不在了。学生们有些诧异地互相看了看，然后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沉香迷迷糊糊地醒来，诧异地发现自己躺在刘家村外的河边，身边站着一个白衣秀士。“我怎么会在这里？”他狐疑地打量着这个秀士，此人倒是目光温和，只有他身边的狗汪汪叫了两声。秀士回答：“我看到你晕过去了，就把你抱到这里来，给你治好了伤。”沉香摸了摸脑袋道了谢，刚想走，那人问道：“你叫什么？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沉香回答：“我叫沉香，我爹是刘彦昌。”那人听到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神伤，又问：“那你没有别的亲人了吗？比如说，你娘。”听到娘字，沉香激动了。“您……认识我娘？”那人似乎掩饰着什么，犹豫了半天挤出几个字：“听说过。”“听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没听说过我娘，您跟我讲讲我娘的事，行吗？”沉香盯着那人哀求道。那人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问道：“你爹是怎么跟你说的？”沉香说，爹讲他和娘从京城回来的路上走散了，后来爹找了她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那人看着沉香小小年纪，眼睛里就流露出无限的哀愁：“你……想你娘吗？”沉香哽咽着：“小时候常常想，人家都有娘，都可以在娘的怀里撒娇，让娘哄着吃，哄着睡，就我没有。我让我爹去找我娘，我爹总是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没有找到。那时候我总能梦到我娘找到我们了，跟我们一起生活，像别人家一样……”那人听得有点动情，但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沉香





突然问道：“你见过我娘吗？”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企盼。那人犹豫着，但还是点了点头。沉香欣喜极了：“真的！我娘……长得好看吗？”那人又点了点头：“好看，你娘是……是世上少有的大美人。”由于谈到母亲，两人谈得很投机。临别时，沉香再三叮嘱那人，有空一定要常来看他。

沉香走后，那只狗突然开口说起了话：“主人，为什么不杀了他免除后患？属下怕他对您不利。”那个秀士也变了模样，脑门上长出了一只眼睛：“住嘴，你给我听着，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他想要什么，尽量成全他。”

沉香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没想到刘彦昌正拿着藤条等着他，旁边站着狗蛋母亲，拉着一瘸一拐的狗蛋，气势汹汹。沉香一惊。这个狗蛋母亲最喜欢拉着狗蛋到处告状，柱子和沉香都曾被罚，跪了两炷香，跪得站不起来。果然，这次狗蛋母亲又来诬告沉香在学校里欺负狗蛋。沉香又被罚跪一炷香。事后，沉香和柱子决定一定要想个办法好好整整她。

一天夜里，狗蛋母亲正从厕所走出来，边走边系着裤腰带。突然，她听到咣当一声，朝大门望去。大门自动开了。狗蛋母亲怯生生地问：“狗蛋他爹，是你回来了吗？”没有动静。狗蛋母亲朝大门走去，只见十个灯笼分为两排，从门外飘了进来。一排灯笼上写着“祭”，另一排写着“奠”。狗蛋母亲露出惊恐的表情，惊叫一声，扭头朝房间跑去。但房间的门却在她即将跑到之前“砰”地一声关上。狗蛋母亲一边使劲推着门，一边大叫着。但门怎么也推不开。狗蛋母亲惊呼：“鬼呀……鬼呀……救命啊……”柱子和另两个孩子戴着鬼面具，拖着长长的假舌头从大门外一蹦一跳地走进了院子。沉香躲在大门外，用手指挥着灯笼，十个灯笼在院子里飞舞着。

正要得高兴，沉香远远地看到有两个人，一个黑衣一个白衣，朝这里张望。这两人正是阴界来阳间索命的黑白无常。

黑无常朝周围看了看，又看了看沉香：“那个孩子好像在看咱们？”白无常回答道：“胡说，他怎么能看得到咱们？”正在议论，沉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过来，打量着黑白无常。黑白无常也惊异地望着沉香。双方对视了半天，还是黑无常先开了口：“你认识我们？”沉香笑嘻嘻地说：“黑白无常



嘛，天底下有谁不认识你们俩？”白无常冷冷地说：“那就上路吧。”沉香问：“你们去哪儿啊？带我去玩吗？能不能给我也描个花脸，我也上台唱两句？哎，我最喜欢看的一出是《五鬼闹钟馗》。要不我唱两句给你们听听，行不行。”黑白无常看了他一眼，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沉香唱着《五鬼闹钟馗》的戏词随黑白无常朝村外走去。

三人走在黄泉路上，还聊起了天。黑无常问道：“你可真够野的，人刚没，就串到刘家村来了。”白无常也和着：“是啊，不在家多看你父母两眼，在外面瞎溜达什么呀？”沉香一想，这俩一定是认错人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要不他们就不带我去玩了。于是回答道：“是我父母让我在这里等你们的。”白无常大笑：“你父母本事真大，连我们从刘家村走都知道？”正说着，两鬼似乎发现了什么异样，四下看了一眼：“怎么到了这里还有生人味？”沉香狐疑地望着两个人，环视了一下周围，也觉得有些奇怪，说道：“这条路我怎么从来没走过？你们等会儿，让我认认，要不回来找不到路了。”两鬼大笑：“你还打算回来？这条路是有去无回。”沉香突然玩的心思都没有了，问他们这是去哪。白无常答道：“当然是黄泉路呀，直通阴曹地府。”沉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拉白无常的衣服，但手却从白无常身上划过去了，根本就没有碰到白无常，沉香吃了一惊。又试探着去摸黑无常，同样还是没有摸到。沉香腿肚子一软，差点没跌倒。脚步又慢了下来。“两……两位大哥，我爹还等我吃饭呢，我不去玩了。”说完扭头就跑。二鬼对视了一眼，转瞬就抓住了他。但是没想到，两鬼一碰到他的身体就缩了回来。“他的身体怎么是热的？”于是连忙询问他的姓名。“刘沉香？你不是刘彦平？”沉香慌忙答道：“不是，刘彦平是彦字辈，比我高了一辈。你们搞错了，放了我吧。”两鬼不信，沉香又解释道：“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是刘家村的，我爹叫刘彦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黑无常想了想，对白无常说：“看来是错了。我还说呢，咱们要找的人在孙家庄，怎么刚走到刘家村就碰上了？放他回去吧。”两鬼放了沉香，沉香拔腿一口气跑回了家。

沉香坐在书桌前，心思可没放在书本上，他心想：“昨天夜里那两个鬼





好像不坏……戏台上说阴间有一本生死簿，阳间的人什么时候死，活多大岁数，上面都有记载。我何不请黑白无常帮我查查我和我爹能活多大岁数？对了，说不定还能帮我查查我娘是不是还活在世上呢……怎么找他们呢？对了，那天碰巧是临村死人，他们才会从这里路过。人家不能天天从这里走啊……对了，只要有死人的地方，就会有他们了。

几天之后，邻村又死了人，沉香迫不及待地跑了去，在这家人院子外的大树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着。果然，只见黑白无常走了过来。沉香壮着胆子跑了过去，说明了来意。黑无常一口回绝：“这事我们可帮不了你，生死簿由判官掌管，寻常人接近不了的。”但白无常眼珠一转：“其实，倒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不过要你也帮我们一个忙。”沉香见事情有了转机，忙问：“你们在阳间也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只要我能做到的，你们尽管说。”白无常叹了口气：“阳间倒也没什么牵挂的事了。不过呢，我们哥俩都死了几百年了，子孙不孝，想不起来给我们送点钱花……”沉香高兴极了：“行啊行啊，这个好办。可是我怎么给你们呀？”白无常说：“这还不容易。你在村外随便找块坟地，立两块牌子，写上黑无常、白无常，然后把钱给烧了，我们就能收到了。”于是三人约定明晚见面。

刘家村外野坟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阴森森的，可怕极了。黑白无常如约和沉香见面。两鬼说钱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沉香忙问：“查清楚了吗？”二鬼摇了摇头，白无常说：“你走了之后我们才想起来，我们俩都不识字，没法给你查。”黑无常道：“但钱我们退不回来了，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沉香失望地问：“什么办法？”两鬼忙说：“我们想法带你进阴间，你自己去看生死簿。”

沉香无奈，只好壮着胆子，同意跟两鬼一同去阴曹地府，亲自察看。白无常安慰沉香说那里没有他的名字，不必担心，但离鬼近的时候要尽量屏住呼吸，别让鬼嗅到生人的味道。黑无常催促道：“快点走，晚了城门就关了，再开要六个时辰之后了。”三人终于赶在幽冥城关门溜进了城。沉香进了门就后悔了，想走，只听大门在背后重重地关上了。无奈，只能硬着头



皮上了。

阎王殿挺宽敞，内设“账簿司”，旁边还有“赏罚司”。“账簿司”“赏罚司”对面还有“审讯司”“地狱司”。两名值夜小鬼在门口来回溜达着。三人趁两个小鬼没注意，蹑手蹑脚地潜进了阎王殿。黑无常在“账簿司”门口把风。白无常带着沉香蹑手蹑脚地推门进来。房间里堆放着很多账簿，里面还有一道门，门里传出了鼾声。

白无常指着里面的门，悄声地说：“判官睡得很死，没大事醒不了。阳间人的阳寿都在这里，你慢慢查吧？”沉香大气也不敢喘，终于找到了刘家村。翻开来，里面每一页都是一个画面。沉香看到了柱子，只见生死簿里的柱子正在吃馒头，忽然被馒头噎死了。画面上出现了一行小字：刘沉柱，卒于开通三十四年正月初五，吃馒头噎死，享年二十四岁。沉香禁不住要笑，忙又憋住了。沉香又翻了一页，画面上出现了刘彦昌的镜头。满头白发的刘彦昌躺在床上，已经断气了。画面上出现了一行小字“刘彦昌，卒于天元八年六月三十，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三岁。”沉香又翻了一页，只见画面上出现了胡子头发花白的沉香，也是躺在床上，旁边一行小字：“刘沉香，卒于天元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

沉香点点头，暗喜：“下面这一页该是我娘了吧？”白无常点了点头。沉香翻了过去，谁知，忽然生死簿上反出一道白光，将阎王殿照得如同白昼，整个阎王殿震颤了起来。沉香和白无常大惊失色。“地震了！”群鬼乱叫起来。白无常忙一把合上了生死簿。黑无常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正不知所措，守门的两个小鬼忙从“赏罚司”里跑了出来。黑无常忙躲到了一处帷幔的后面。

歪戴着判官帽的判官也从阎王殿宝座后面的屏风后揉着眼睛走了出来，说：“阴间也地震？真能开玩笑。”

白无常赶紧把沉香拉到暗处，用手捂住沉香的呼吸。沉香颤抖着，怕白无常捂自己的嘴捂得不严实，把自己的手又上面加了一层。白无常忽然嗅到了什么，低头看去，只见沉香的裤管下渗出了尿水，白无常吃了





一惊。

判官也打了个喷嚏，感觉到了什么，停了下来，抽着鼻子：“这里怎么会有童子尿？”顺着味道朝“账簿司”找了过来。边走边打着喷嚏。命令两名守门小鬼在这里仔细搜查。眼看着沉香就要被发现，白无常紧张地思忖着，忽然他拧住了沉香的胳膊，擒住了沉香，大喊：“在这里，我逮到他了。”白无常慌慌张张地说：“我嗅着有生人味，一路追赶，没想到他躲在这里了。”判官下令：“将这小孩，验明正身，打入十八层地狱。”两名守门小鬼朝沉香走了过来，伸手刚要抓沉香，忽然同时打了个喷嚏。沉香猛地将白无常推了出去，撞倒了两个小鬼，夺路而逃，跑出了“账簿司”。白无常心中大惊：“这小孩怎么能推倒我啊？”那边，判官边大叫：“抓住他！”边跑到了阎王殿大门门口，堵住了门。

沉香朝黑无常藏身的地方跑去，一把抓住了黑无常：“黑无常大哥，黑无常大哥救命啊……”黑无常想甩开沉香的手：“我不认识你，你别缠着我，别缠着我……”他忽然诧异地望着沉香的手：“你怎么能抓住我？”沉香一愣，黑无常挣脱了沉香的手，这时两名小鬼跑了过来，沉香只好又朝前面跑去。看出了端倪的判官下令：“给我抓住黑无常这个内奸。”黑无常马上被跑来的两名小鬼摀倒在地。

慌不择路的沉香一眼看到了审讯司，忙跑了进去。谁知刚进了审讯司，忽然一脚踩空，身形陷了下去。原来审讯司的下面是空的。

